

中国间谍小说的王牌——

特工

[长篇小说]

敌中有我 人中有鬼 色中见情 乱中取义



臧小凡◎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在编目(CIP)数据

臧小凡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10

[长篇小说]

ISBN 978-7-230-29780-5

I. 制… II. 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2

制裁令

著：臧小凡
责任编辑：王瑞
文字编辑：王瑞
封面设计：王瑞
插图设计：王瑞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
社址：南京
邮编：210014
电话：(025) 8006 6666
网址：www.jswy.com.cn
ISBN 978-7-230-29780-5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臧小凡◎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裁令 / 臧小凡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399-2991-0

I. 制… II. 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1707 号

制裁令

著 者: 臧小凡

责任编辑: 于奎潮 顾文喆

文字编辑: 邢晓英

封面设计: 门乃婷装帧设计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1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2991-0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
出来的形式。

——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08.27_1831.11.14

目录

Contents

引子 /1

Chapter 1

第一章 形迹可疑的女教师 /3

杀气是当我要你命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我想要吴宅主人吴瘦铺的命。

Chapter 2

第二章 十枚夺命的手榴弹 /19

有4颗手榴弹准确无误地砸了进去，另外一颗却没这么幸运，它偏离目标飞进了一楼一间园丁居住的小屋，那是发布命令的瘸腿男人投出的……

Chapter 3

第三章 跟踪到琴行的神秘男人 /30

他说出了那两个字，这两个字比吴宅的爆炸声还让她惶恐。刘晓鸥说的两个字是：组胺。

Chapter 4

第四章 印在第二张纸上的字痕 /49

“我们得到的是印在第二张信纸上的一串字母，那么，第一张信纸呢？谁写的？”

Chapter 5

第五章 匪夷所思的人间蒸发 /69

男人的胆子有时候比针眼还小，平时耀武扬威，那都是装的，实际上他们胆小如鼠。

Chapter 6

第六章 摇摆乐下的诱惑 /89

“我亲爱的F瓶，它就是我的神水，女人的爱液，透明又不乏含糊的黏液，”他拿出最后那瓶天蓝色的瓶子，轻轻摇晃着，“我真想喝了它，可是我不舍得，完全不舍得。”

Chapter 7

第七章 浴缸里的黑色黏液 /113

她们瀑布样的长发，玲珑的锁骨，丘陵般的乳房，隐藏幽径的阴阜，以及柔软的四肢，贝壳样的指甲，都在他面前慢慢消溶了，她们变成一滩滩美丽的黏液。

Chapter 8

第八章 卡伐拉多西的逃亡 /132

他始终记得这样一条真理：灭口是消除隐患的最佳方式。

Chapter 9

第九章 涂有山奶钠的钢针 /153

他发射的两枝一寸长的钢针，都涂抹有山奶钠（Sodium Cyanide），钢针射入皮肤只有微小的创伤口，这就够了，足以让刘春妮立刻毙命。

Chapter 10

第十章 旗袍衣领内的篆体字 /173

一个优秀的男裁缝在制作旗袍时，必须要测量女人全身36处数据，这也是旗袍虽然把女人的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却凹凸有致愈发性感的原因所在。

Chapter 11

第十一章 烟囱里窥见的秘密 /190

他伸出手，拉下被子，这次看清楚了，不但有斑点，左边的乳头上还生出一根一寸多长的黄毛。这让他觉得怪异，于是他凑近乳头观察起来，越凑越近，随后一张嘴，含住了它。

Chapter 12

第十二章 囚室里一首熟悉的歌谣 /221

外面传来一声犀利的哨子声，异常刺耳，角落里有人说：“该开饭了。”
唱歌的那个女人哑着嗓子说：“不！是枪毙人。”

Chapter 13

第十三章 去繁就简的维吉尼亚密码 /236

“Prostitute!”伊藤狠狠骂了一句，像骂维吉尼亚的情妇，又像骂危雅云，他感到从未有过的一种快感迅速灌满全身……

Chapter 14

第十四章 那一段爱恨情仇的如烟往事 /256

“事情要从你父亲的家世说起……”

Chapter 15

第十五章 一条通往孤岛的地道 /276

一尸双命！伊藤抚摸着危雅云的尸体，感觉这样的结果很有意思。

Chapter 16

第十六章 划破考试院上空的枪声 /307

10米，8米，5米……简晗血脉喷张，她一把掀掉假发，扒掉敷在脸上的那层软皮，霍地拔出手枪。

尾声 /323

后记 /328

1931年初，成都。

宁夏街晨雾弥漫，四川省第一监狱门口人声鼎沸，因为今天要枪毙一个女人。成都人看过开“爱情咖啡馆”的牟耀枢因引诱良家妇女而被毙，从此等了多少年，才等到一回杀人。

宁夏街，原名盛家口，清朝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天津总兵盛瑛之子盛九功率领西北宁夏骑兵入川，因盛公馆和家眷居于此而得名。

天刚透亮，监狱大门便隆隆拉开了，一个女囚被狱卒押了出来。女囚披头散发，面容娇美，姓李，家住冻青树，罪名是掐死家里一个26岁的女仆，然后出钱让一个乞丐弃尸郊外，乞丐害怕了，报了案。

女囚站在当街，女狱吏开始临刑前最后一次搜身，紧接着是钉脚镣上手铐，游街示众。人群躁动起来，摩肩接踵，兴高采烈，跟着游街的囚车向前走着，一直走到春熙路国父铜像下。

开枪前，女囚仰天发出一声根本不像人类的恐怖叫声，围观的市民吓坏了，纷纷逃离现场。女囚一共被击四枪，场面惨不忍睹，致使全成都女人一个月內不敢吃麻婆豆腐。由此，成都市府向法院提出抗议，说国父铜像下并非行刑之地。

现场有两个围观者没跑，一女一男，女的12岁，男的10岁，他们目睹了母亲被枪毙的整个过程。

一个月后，悦来茶园上演以此题材为背景的川剧，名旦白玉琼饰演女囚，

轰动一时，全成都市民纷纷争睹此剧，一票难求。审判女囚的法官兴致盎然地观看了演员们的精彩演出，尤其对法官的扮演者赞赏有加，说这个舅子的，他把老子演得好像哦！

形迹可疑的女教师

1939年春夏之交，天空像漏了一样，连绵不断的淫雨，把整个上海都泡湿了。傍晚这会儿，雨雾蒙蒙，欲望在每个角落蒸腾，越聚越浓。女人们叽叽喳喳，打着各种图案颜色的雨伞，像花蝴蝶一样在街上翻飞。欢声笑语，花红柳绿，伴随着咯咯作响的高跟鞋，整条街道电光四射。

上海是女人的世界，也是她们的天下，可以这么说，没有这些色彩斑斓的女人，整个上海便会黯然而黑。穿着旗袍，梳着垂丝刘海的中国女孩，南朝金粉，北地胭脂，低眉相携，尽显温柔。风情万种，凹凸有致的法国少女，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浑身散发着诱人的信号。当然，少不了眼睛里透出火海般性欲的俄罗斯女郎，他们的祖辈被苏维埃政府镇压后，侥幸活命的他们拉家带口辗转来到这里落了脚。据说，法租界和公租界的俄罗斯人有一万多。从踏上上海滩的那天开始，他们的女人便想俘虏整个上海，用她们酒精般醉人的舞姿。她们确做到了。除了东京严管舞厅后大量涌入上海的日本舞女能与她们分庭抗礼外，没有哪个国家的女人能撼动她们用伏特加浇灌出来的舞步。

简晗提着一只棕色的小皮箱朝吴宅走着，她的身份是家庭女教师。

小皮箱是她在日本读书时买的，已经陪伴她整整8年时间，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裳，一个牛皮封面的笔记本，几本江户川乱步的侦探小说，平时消磨时间读的，还有一只PLATINUM（白金牌）钢笔。这种首产于1919年的日本钢笔，被创始人中田俊一先生誉为人类最好书写的工具。“白（铂）金是永远的，我们用书写来证明。”这绝对不仅仅是他们公司的口号，而是一直坚持的信念。的确，

它可以使书写成为享受，但简晗没这么想，她有其他用处。

此时，她的白色袜子溅上了一点泥巴，黑色皮鞋也有了污迹，但没男人注意这些，他们的眼珠只盯着女人的脸。她头发浓密，从中间分开，向两边倒去，刚好遮住线条柔和的脸颊，性感的嘴唇被一层细密的绒毛包围着，像一口潮湿的井。一身深咖啡色的棉布旗袍，一条斜纹的丝质围巾，配上窈窕的身材，显得特别熨帖得体。她的眸子，很黑很黑的一对眸子——此时掩盖在眼镜后面——射出稍显凌厉的光芒，一副好胜倔强的女教师派头。

街口有一幅大型的回力球比赛广告，这种由比利牛斯山西部地区巴斯克人发明的运动在上海滩非常流行，博彩性质，参者踊跃。简晗伫立在街口，眯着眼睛仔细端详着广告，上面写着比赛地点和时间，以及前五盘参赛的运动员名字：伊却利、杜乐仙、古巴龙、卡礼加、佛兰多，欧兰加等。此次来上海就是一场赌博性质的比赛，她把自己的命押上，像那几个运动员一样，有可能全胜，也有可能被时速高达240公里的球击中，脑浆迸裂，有去无回。

她眼里透出了一丝温暖的杀气。

杀气是当我要你命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我想要吴宅主人吴瘦镛的命。叔叔说，女仆不是母亲掐死的，吴瘦镛才是陷害母亲的凶手。

半个小时后，她坐在了吴宅的客厅里，对面坐着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

“你就是简晗吗？这么年轻？”妇人扬起眉毛，软软的上海口音，让人听了很舒服。

她略有不安地挪了挪身子。

“我以为你起码比现在的年龄再大点。”妇人的眉毛继续扬着。

简晗说：“我今年虚岁25。”

“不像，一点不像，”妇人摇着头，眉毛终于耷拉下来，“你最多只有20岁，简小姐真是年轻有为啊！你叫我吴太太好了，我先生姓吴的。”

“好的，吴太太。”

来上海之前，她对吴太太的认识只存在于她搜集的资料上。

资料上这样描述吴太太：

陈子卉，38岁，皮肤白皙，个子不高，略胖。喜欢朱红色唇膏，染甲，喜欢玉石饰品，尤其喜欢翡，不喜翠。

仅此而已。

当真正的吴太太坐在她面前时，她发现资料有些偏差，她以为吴太太不是一个妖冶的徐娘，就是个清高傲慢的阔太太，交流上肯定有点困难。现在看来，她的担心是多余的。

她承认，身为女人，她对同类并没有太多了解，尤其在情感交流上。在

东京都医科大学读书时，她更多的是跟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对话，僵硬的乳房、稀疏的阴毛、冰冷的阴道……而对活生生的女性同学，她都会敬而远之。她性格有些孤僻，不善与人交往，但她知道，女人与女人跟世界上任何物种一样，一秒钟就可以决定相通或是排斥。简晗发现，她从心里不排斥吴太太，这是好兆头。

坐在她面前的吴太太一点不妖冶，而是一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女性，给人一种很温馨的感觉。这让她想起在《良友》画刊封面看到的朱秋痕女士，吴太太跟她一样，同样的暗格夹袍，衣襟斜斜地从左到右插进腋下，脖子下有几颗装饰用的纽扣，连发式都跟朱秋痕女士一模一样，乌黑顺滑的头发别在耳后，然后垂下，在发梢处弯转上来，形成两个优美的三角。

“当初船山泽人先生介绍你时，我就很喜欢你的名字。晗，欲明也。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吴太太微微抬起身子，眼睛眯缝着，好似临入梦。

“只是一个名字，符号而已……”简晗不卑不亢回答着，她打开皮箱，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了吴太太，“这是船山泽人先生的介绍信，请您过目。”

吴太太一边接过信，一边说：“哦，是吗？船山泽人是滕岛武二先生的学生，早年跟我先生交往很深的。”

“哦，这样啊！”简晗啜了一口放在面前的龙井茶，“我知道过去有很多学习西洋画法的画家都进过日本川端画所，师从滕岛武二，我最尊敬的陈抱一先生就曾经在那里学习。”

“简小姐，你见过陈抱一先生吗？”

“见过的。”

吴太太听到这里，深深叹了口气，说：“陈先生在江湾建立的画室，豪华宽敞，我去过一次，可惜……被炮火毁掉了。”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真是可惜，战争带来的创伤是几代人都无法抹平的。”

“但愿这场战争早点结束。”

吴太太展开信纸，匆匆浏览了介绍信，说：“简小姐，这封信我留下，想再给我先生过目一下，你不会介意吧？”

“不会的，介绍信本来就是留给你们看的。”

“你可能也知道……我先生……我们不得不……”吴太太似乎不愿多讲下去。

“是的，船山泽人先生隐约跟我提起过。”

船山泽人没有提过，是叔叔说的，吴瘦镛是汉奸，很多人都想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那就好！”吴太太把信重新装进信封，“不讲这场该死的战争了，简小姐，我们来谈谈你的工作吧！”她把丰腴的身子靠在沙发上，伸直腰，舒展眉毛，字正腔圆地说：“在整个上海，想要找一位学习西洋画法的画家很容易。而一个优秀的画家，又能讲流利的日语，这个也容易，可是想要找一个不但具备上面两种技能，而且还会讲授西洋音乐并且弹一手好吉他的就不太容易了。我们的要求是，这个教师必须是女的，这就更加难上加难。船山泽人先生推荐了你，说你品学兼优，完全够格，所以我们把你从日本请回来……只是，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吴太太还在琢磨她的年龄问题，心里透出的不信任让简晗有点手足无措。

我本来就不是画家、音乐家、语言学家，我是刺客！

她笑了笑，谦逊地说：“吴太太过奖了。”

“你的学生呢，只有两个，就是我的两个女儿，大的叫吴姣秋，16岁，学习西洋画；小的叫吴姣夕，14岁，学习吉他。同时你还要教授她们两个人日语，具体授课时间你来安排。酬金方面你放心，我们和船山泽人先生已经谈好，想必你也知道……”

“是的，谢谢吴太太！”

“哎？对了，你老家是哪里的？”

“福建莆田，一个小地方。”

“哦，那里的桂圆很有名的。”

“吴太太对我家乡很了解啊！”简晗暗暗吃了一惊。

我不是福建人，我来自四川。

“也不是太了解，去年有一个福建朋友带来一些，所以记得。对了，我家里还有你们莆田的漆木碗呢，不过听你口音，倒是一点听不出来。”

“我从小被叔叔带到日本，家乡话早忘得一干二净，只能说一点国语。”

“哦，我在一楼给你腾出一个房间，虽然小了点，但还是蛮舒服的。”

“吴太太……”

“我想，你一个女孩子住在外边实在不安全，再说进进出出的也不太方便，你应该懂我的意思。”

简晗当然懂，刚才走进别墅的时候，她起码经过了三道关卡，从大门到客厅，短短的30多米距离，竟然站立着二十几个荷枪实弹的保镖。

“哦？”吴太太突然惊叫起来，“简小姐，说到漆木碗，我倒忘了问你，你还没有吃晚饭吧？”

“还没呢！”

“看我，光顾着说上课的事儿了，薛妈——”吴太太拉着长声冲屋里叫道。

薛妈？听到这个名字，简晗一愣。她不可能不是我12岁以前认识的那个薛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薛妈死了，她全身黑紫，被埋在成都郊外的狮子山上，不可能再复活。

但是，当吴太太呼唤的薛妈出现在简晗面前时，她相信，世界上没有什么事不可能发生了。

眼前这个薛妈正是在成都被母亲“掐死”的女仆。

晚餐很丰盛，不乏上海特色。一笼热气腾腾的南翔小笼包，一碗红绿相间的蒸拌冷面，加上糟田螺、油汆排骨年糕、百果馅酒酿圆子，一下子勾起了简晗的食欲。特别是醉蟹，是她最喜欢吃的一道菜肴。这种用陈年花雕腌制的蟹，因酒醉而死，其肌肉放松，酒味完全渗透到肉中，当你慢慢打开蟹壳时，酒香四溢，鲜味扑鼻，能让你的视觉、味觉顿时被美酒蟹饕彻底俘虏。

简晗的味觉的确被俘虏了，但她的视觉和听觉却不在眼前的美食上。准确的说，她的眼睛一直有意无意瞟着给她上菜的薛妈，耳朵则听见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很轻微的“咔”的一下，从餐厅门外传来的。一般人不会注意到这么细小的声音，但简晗的听觉非常敏感，这是驳壳枪打开保险的声音，她熟悉。叔叔就有一把驳壳枪，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制造，11.43毫米口径，民国十七年量产，称为一七式，枪身右侧刻有生产年度，叔叔的那把是“民国拾捌年晋造”，左侧刻有“壹柒式”字样，均为篆书。

简晗知道，吴宅有人在试探她的反应。

吴瘦镛的家是个很敏感的区域，任何进入他家的人都应该引起怀疑，这是叔叔告诉她的。简晗不关心吴是什么身份，她只关心实施报仇的每个步骤每个细节，她想尽量让它完美，无疵无瑕。所以对付这种试探应该一万个小心，她不想在进入吴宅的第一天就露出马脚。

试探是这样的：对枪械的熟悉度决定你听见保险打开时的反应。如果你熟悉枪械，对这种危及自己生命的声音必然有所反应，反之，则无动于衷。简晗想，干这事的大概是吴宅的保镖们，他们想试探她是否是潜入吴宅的职业杀手。

简晗对试探早有准备，来之前叔叔反复告诫过她，所以即使听出来，她也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不会因此惊慌失措，或有什么过激的“神经反射”动作。

她尽力不去想驳壳枪。

她没有认错薛妈，这个30多岁的女人就是成都那个女仆。简晗还记得她的名字，薛乃群，四川新津县人。当年父母带着她和弟弟在成都定居时她是第一个来应聘当仆人的。她长相纯朴，性格温和，又做一手好菜，当即就被父母收

下了，尤其母亲，特别喜欢她。在简晗的记忆里，薛妈的性格柔和如柳，说话总是低声细语的，她有一双大大的会说话的眼睛，白白的皮肤，胖胖的身子，尖尖的手指，以及带着4个浅浅酒窝的手背，无处不透着让你无法抗拒的温暖。当然，她臀部的肥腴也是特别显眼的，母亲经常用四川土话说薛妈的臀部“箩筲好大哦”，引得她和弟弟一阵大笑。那时父母工作忙，白天不在家，所以简晗和弟弟有更多的时间跟薛妈在一起。简晗记得薛妈经常给他们唱四川当地的一个歌谣，她悦耳的嗓音至今仍在简晗耳边萦绕：“王婆婆，在卖茶，三个观音来吃茶。后花园，三匹马，两个童儿打一打。王婆婆，骂一骂，隔壁子么姑说闲话。”念这段歌谣的时候，手指还要做相应的动作：先将双手大拇指、中指、无名指撮在一起，各形成一个圈，然后将右手食指穿入左手圈内，将左手小指穿入右手圈内，左的食指与右手小指迭在一起。右手食指代表王婆婆，左手大拇指、中指、无名指代表三个观音，右手大指、中指、无名指代表三匹马，左手食指和右手小指代表两个童儿，左手小指代表么姑，边唱边扣相关的指头。简晗记得弟弟每次都比她做得好，她太笨了，经常被薛妈点脑门，说她是“木脑壳”。一年后，父亲突然病逝，家里的气氛一下子变了样。首先，经济上没父亲在时那么富裕了，母亲在一家报社当打字员，工资很低，家里经常入不敷出。再有，母亲的性格变化很大，经常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莫名其妙地发脾气，不像以前那么乐观豁达，父亲的去世对她的打击是致命的。此时，女仆在家似乎没有什么必要了，家里没多余的钱再请她，母亲有了辞退她的念头，可是简晗和弟弟不舍得，抱着薛妈的大腿，哭着喊着就是不让她走，薛妈也说不出什么，只是一个劲地攥着双拳抹眼泪。母亲一看这情景，无奈，只好留下薛妈，再说简晗和弟弟在家也没人照看。此后，薛妈经常带着他们姐弟俩到提督街菜市捡别人丢下的菜叶子，日子过得相当艰辛，即便这样，薛妈还是经常跟他们玩“王婆婆，在卖茶”，逗他们开心。这一幕在简晗的少女时代留下了浓浓的一笔回忆，一辈子都不能抹去。后来母亲开始跟一个中年男人交往，简晗仅见过那个男人一次，是母亲带回来的，他站在门口没有进门，看到简晗盯着他，他脖子猛地左右一摆，吓了简晗一跳。他大约40多岁的样子，中等个儿，头发梳得溜光，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镜，穿着黑色的风衣，一双锃亮的皮鞋，加上他不太平整的脸，像薛妈晾在竹竿上湿漉漉的暗花内裤，简晗一点也不喜欢。后来简晗得知，他是母亲所在报社的社长，浙江人，刚刚离婚。给简晗留下比较深的印象是半夜家门口传来的汽车刹车声，高跟鞋不规则的咯咯声，然后是母亲推门进来，带来满屋的酒气，那个男人再也没跨进门过，每次都是把母亲送到门口就开车走了。简晗清楚地记得，此时的母亲多半已经酩酊大醉，接着厕所里便传来母亲一声比一声高的呕吐声。此时，薛妈就会马上起床，给简晗和弟弟掖好被角，然后给母亲倒一

杯开水，接着就不断地埋怨母亲：“不能喝你就别喝！不能喝你就别喝！看你吐的。”母亲也不搭理她，还是一个劲儿痛苦万分地干呕。简晗恨死了那个社长，在她看来，那个男人一定不是好人，好人是不会让一个女人喝这么多酒的。可是母亲为什么非要喝那么多酒呢？简晗一点也不明白。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谁知道，家里出了大事——母亲失手把薛妈掐死了。简晗不相信这是真的，不相信母亲会下那么狠的手掐死薛妈，再说，母亲和薛妈也没什么深仇大恨，她没有理由掐死薛妈呀！简晗哭，弟弟也哭，对着匆匆赶来的叔叔哭，但无济于事，谁也不会理会两个小孩子的申诉。法院判了母亲死刑。

母亲死了，薛妈死了，那个该死的社长再也不开着汽车来找母亲了……

叔叔那时候正好在日本做生意，他决定把简晗送到东瀛读书，而弟弟由于年龄小，则被在重庆的外婆接走了。简晗不愿意，弟弟也不愿意，他们根本不想分开，他们同时开始攻击叔叔，踢他，咬他，掐他，抓他，但叔叔无动于衷。小孩子是不能决定自己前途的，必须由大人给他们掌舵，他们无能为力。半个月后，不可避免的分手来临了，姐弟俩紧紧抱在一起，整整一天，死死不愿分开……

想到这里，简晗不经意偷偷瞥了一眼薛妈，她发现薛妈正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死死盯着她，好像认出她来一样。简晗稳稳神，想，薛妈你别盯了！再盯也没用。

高桥润一是日本最好的整容大师。两年前，他通过口腔截除了简晗过高的颧骨，磨去了过大的下颌角，又通过同一切口将咬肌从下颌骨上剥离开。他还在她的鼻孔缘内切口，切除部分鼻翼软骨和耳软骨，切削成形后，缝在穹窿的顶部，抬高了她的鼻尖，然后把一种高分子聚合物材料膨体充塞进去。最后高桥先生将她的唇部切出一个切口，将唇周组织推至唇部，使它看上去更加丰满。这种手术对于医生的手法和审美等专业素质要求非常高，失败后会留有疤痕，个别人甚至会出现疤痕挛缩等不良反应。但简晗没有，她的整容手术非常成功。

我面目全非，谁也无法认出过去的我，谁也不会辨认出我的真实年龄。

薛妈看到的只能是简晗的眼睛，那是她在成都见过的，也是再高明的整容术也无法改变的。但那又怎样？让简晗不解的是，薛妈不是死了吗？她亲眼看见警察把她的尸首抬进了殓车，难道那个尸首不是她？

简晗心乱如麻，她既感到亲切又感到恐惧。亲切的是，薛妈让她想起难忘的少女时代，想起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的弟弟，想起让她快乐的手指游戏。王婆婆，在卖茶，三个观音来吃茶。恐惧的是，薛妈有可能是吴瘦镛的帮凶，他们共同害死了母亲。这是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套在她心上，像一根麻绳，越缠

越紧。简晗咬了咬牙想，王婆婆爱卖茶不卖茶，那已经成为永不复返的往事，不能再回味了，它不代表甜蜜，而是梦魇，这个梦魇演化成一对谋害母亲的狗男女：吴瘦铺和薛妈。吴瘦铺就是当时在成都跟她母亲交往的那个混蛋社长，他根本没离婚，而是跑到上海安居乐业来了，这里不但有他的原配吴太太，还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吴纹秋和吴纹夕。

一个仇人变成了两个，既然如此，一个一个整，谁都跑不了。

正在这时，屋外传来几个女人嘻嘻哈哈的笑声，简晗感觉整个吴宅都被笑声胀满了。

薛妈说：“是李太太、冯太太、古太太她们来了，打麻将的。”

“吴太太真有雅兴啊！”简晗心不在焉地说，起身准备让薛妈带自己到睡房去，突然她想起还没见到她的两个学生呢！她问薛妈：“纹秋和纹夕呢？”

薛妈说：“看电影去了。”

简晗问：“看电影？”

“是啊！这姐俩可喜欢看电影了，有什么新片子上映，她们姐俩非去不可。尤其美国电影，更是喜欢得不得了，可是这年月晚上出去多危险啊！可她俩就是不听，脾气太倔了。”

简晗问：“吴太太能放心她们吗？”

“就是不放心啊！为这事不知吵了多少回，倒不怕什么小赤佬小瘪三缠着她们，怕的是拆白党，那才厉害！”

简晗问：“什么拆白党？”简晗边问边竖着耳朵听门外的动静。

薛妈说：“就是专门骗财骗色的小青年，个个眉清目秀伶牙俐齿，会讨女人欢心的。”

简晗问：“纹秋和纹夕才多大？拆白党恐怕不会以她们为目标吧？”

薛妈说：“多大？你看到那两个小丫头就知道了……”

薛妈端起菜盘准备向外走，“再说，拆白党可不管你多大，只要需要，他们就会缠上你。吴太太为这事很光火的，”薛妈现在的上海腔很浓，“吴先生又宠她们，谁劝都不听。唉！拆白党都算好的了，你说这世道，看着没事，没准一会儿就是枪啊炮的，老吓人的。”

门外又传来“咔”的一声，这次声音比刚才大，大概以为第一次简晗没听到。

这时，简晗和薛妈已经走到门口，差一步就从餐厅出来了，简晗提高嗓门说：“唉呀！吴先生还放心她们到电影院去？干脆我们去找她们回来得了，太危险了！”

薛妈说：“不用找，”薛妈说，“黎哥暗中跟着她们呢，没事的。9点电影散场她们就会回来的。”

简晗问：“黎哥是谁？”

薛妈说：“就是这里的保镖队长，枪法可准了。”

薛妈这句话不知是威胁她还是试探她，总之简晗觉得整个吴宅都洋溢着一种不信任的气味。这个很正常，如果信任，倒该让简晗提高警惕了。不信任意味着不了解，了解了还试探什么，直接开枪把简晗毙掉比什么都省事，何必躲在门口玩什么驳壳枪。想到这里，简晗心里踏实多了，至少到目前为止，她的暗杀计划还没有暴露任何蛛丝马迹，可也是，谁会知道呢？除了她和叔叔，这个世界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一个心怀仇恨的人正在无限接近目标，我开始兴奋了！

两个人从餐厅出来后，简晗迅速朝两边观察了一下，一个人影都没有，估计外面的人听到她们要从餐厅出来早已经隐蔽起来。简晗松了一口气，心里升腾着一种隐隐的胜利感，滋润着她，弄得她全身痒痒的。

其实，吴宅餐厅外面——走廊、窗口、过堂、屏风——各个角度都有一把驳壳枪悄悄对准了她，起码10支。如果试探时她一旦有激烈反应，每支驳壳枪压满的20发子弹便倾泻而出，瞬间把她打成筛子。

半个小时后，一个“PINHEAD”（品海）牌空烟盒被送到一个男人的办公室桌上。

这是每个上海烟民耳熟能详的香烟品牌。1889年，自美国人菲里斯克带着第一包“品海”卷烟到上海试销，到如今其广告宣传早已日臻完善，现在每盒香烟都附有一张说明书，一面印中文，另一面为英文，上书“如有人将品海香烟空盒数至五十个寄往公司或亲自送到上海晋隆洋行者，以此画图一本回赠，也堪玩目也。”这里说的图画本指的是品海香烟小册子，文图对照，色彩绚丽，多为高领窄袖的现代淑女图，由我国第一代广告画家周慕桥绘制。有竹枝词当时赞道：

“娇娆故作领头高，纽扣重重掩不牢。但讶盘来花异样，香腮掩却露樱桃。”

但男人对淑女图没兴趣，他抽出说明书，把它放进面前装有液体的水盆。几分钟后，说明书上的文字逐渐消退，而另外的文字则显露出来：

简晗（音），女，约25岁，家庭教师，自称师从船山泽人学习西洋油画，乘“姬路丸”邮轮抵沪，随身携带棕色皮箱一个，住吴宅一楼第二个房间。

男人将湿沓沓的说明书丢在一边，身子向后一靠，陷进了沙发。他大约45岁，浓眉大眼，目光深邃，鼻梁高挺，体格健硕，雪白的衬衣扎在黑色西裤里面，精神抖擞的样子，加上梳理得非常整齐的头发，显得人特别干净，尤其发际处，刮得黑白分明，这样的男人很容易引起女人的关注。这个患有洁癖的男人左腿是条义肢，因为他的腿在一次行动中被枪击中，只能截肢。义肢型号大概不对，很影响他走路姿势，使他看上去跟瘸子没什么区别，所以为了保持应有的